

# 眼睛中的独特魅力

## ——论小说的独特叙事视角\*

钟 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叙事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小说确立其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把叙事视角作为有意味的叙事策略,可以总结出傻子视角、儿童视角、死人视角和非人类视角这四种独特的叙事视角,这四种独特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魅力和意义。

[关键词]傻子视角;儿童视角;死人视角;非人类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116-04

早在19世纪末,叙事角度研究就已成为叙事文学研究的“热点”,珀西·卢柏克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sup>①</sup>华莱士·马丁则在《当代叙事学》中将“视点”和“焦点”问题区分为:“谁看见的,从什么位置上?”,并指出:“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sup>②</sup>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则把焦点分成三类:“我们把第一类(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多)即一般由传统的叙事作品所代表的类型改称为元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将第二类(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改称为内聚焦叙事……第三类(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改称为内聚焦叙事”。<sup>③</sup>从此,叙事视点被作家们纷纷利用雕琢、丰富创新,从全知全能的“后视角”到限制性视角,各种独特的视角给小说世界增添了更为亮丽的风景。本文总结出了几种独特的“谁看”的方式,从对视角的分析来领略它所赋予小说的独特魅力。

### 一、傻子视角

这类视角用傻子的眼睛看世界,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就将这种叙述称之为“白痴叙述”。<sup>④</sup>

在这类视角中,作者通常用限制性视角来展现“傻子”的所见所闻所感,而这类傻子在小说中通常都被设置成智力有问题,被众人忽略或者耻笑的人,他们的视角限制往往比常人的限制更大,而同时他们又具有常人不具备的或与众不同的感觉或思想,产生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并通过这种不寻常,揭露出众人看不到的真理和事实,很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除此之外,一些作者还赋予了“傻子”神秘超然的眼光,超越了限制视角。“傻子视角”打破限

制性视角和全知全能视角的界限,造成叙事视角的多重叠置,可以呈现出更丰富更真实也更立体的叙事。在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里,福克纳一开篇就用一个先天性白痴班吉的视角展开故事。视角的主人——33岁的班吉,智力还不如一个三岁孩子,他脑子里只有一片模糊的感觉和想象,分不清现在和过去。作者就通过班吉的这一限制性视角来讲述故事,并且这个限制性视角借助感官来表现:班吉“能闻到冷的气味。”<sup>⑤</sup>以及10次提到凯蒂身上“树叶”的香气,甚至在母亲死的那天反复提到“我闻到了那种气味”<sup>⑥</sup>还有班吉听到“迪尔西在唱歌……他们在唱歌”<sup>⑦</sup>等等。这种敏锐的感觉把某种很深层的意味具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前面讲到的凯蒂身上“树叶”的香气,就是隐喻了少女的纯真,难怪当这种气味被香水覆盖的时候,班吉会大哭。又比如班吉听到的迪尔西的歌声,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歌声其实是死人之后的哭泣声,因为班吉是个傻子,而理解为了歌声,但是这难道不是作者对那种陈旧的东西死亡的歌唱吗?不是为他们的解脱而歌唱吗?可见,“傻子视角”的运用,把文章的深意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阿莱的《尘埃落定》也是以一个傻子的视角看纷纷扰扰的世界的,在“傻子视角”所营造的世界中,内聚焦与之的结合,让我们沉溺在傻子的单纯无知中。随着文中几处用到的“你看”“你听”,读者也随之进入了与内聚焦结合的“傻子视角”。各种人物的命运;一幕幕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情节;麦其家族的兴衰;土司制度的瓦解都是通过“我”的主观意识和感受展开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严家炎就点评此小说说:“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富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充满灵动的诗意”。<sup>⑧</sup>这一经验自我的视角让故事具有可信性,又直接生动,并且由于是独特的“傻子视角”,内聚焦就有了很多叙述者不能体会但

\* [收稿日期]2007-05-23

[作者简介]钟 华(1982-),女,重庆市人,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读者能够体味的内容,这种“傻子”讲述,读者体味的审美感受是《尘》吸引人的一大法宝,并且“傻子视角”赋予了内聚焦漫无边际,异想天开的灵性,给限制叙述又造成了层层悬念。与《喧哗与骚动》不同的是《尘埃落定》中作者赋予了“傻子视角”魔幻的色彩,这体现在附着在“傻子”身上的神秘的全知视角即非聚焦叙事:“我”是一个只认识“三五个”藏字母的“傻子”,但“我”竟然还能感知到父亲的痛楚和内心活动——“他感到一阵几乎是绝望的痛楚,仿佛看到珍贵种子四散开去,在别人的土地上开出了无边无垠的花朵”;“我”知道聪明的哥哥猜不出的父亲派我们去南北边界意图;“我”能预测重大事情的发生,包括预见土司的未来……这样一个智力上欠缺的傻子和其身上具有的神秘力量,是读者在这种极大的反差中不得不相信某种冥冥之中的力量。而一般意义的全知叙事是第三人称,其特征在于其权威性的中介眼光。而这里的全知视角是傻子的超出凡人的能力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凌驾于人的全知全能之上的超视角。傻子视角和内聚焦、非聚焦叙事的完美融合使小说既增加了蕴涵又不失亲切之感。

作者选用傻子的视角讲故事,巧妙地增强了故事的意味:傻可以让“我”不爱不恨,“智力上与社会认可水准的差异,反而是叙述可靠的标志”,这样的安排产生陌生化效应;傻令“我”有一种脱离常规的局外人的视角,仿佛一个局外人目睹迷宫里的人你争我夺,每个人物鲜活的面孔和各自的心思算计也便通过这个视角更为真实、生动的凸显出来;傻可以使“我”的叙述超乎逻辑,扩展叙述空间,给整个故事增添难得的灵性,显示出文本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一个新颖的傻子叙事视角给小说平添了独特的魅力。

## 二、儿童视角

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视角小说应该是鲁迅写于1911年冬天的《怀旧》。它突破了传统的全知成人视角模式,以一个9岁的学童来讲述发生的故事,以儿童的视角和感受去铺写成人世界里的真实生活,而且这种叙述能基本控制在一个儿童的所见所闻所感的范围之内,实践着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的视角原则。鲁迅的《孔乙己》也是以一个十二三岁的半大小孩的视角展开的,小说中的“我”完全没有对孔乙己命运的把握,只是觉得孔乙己是一个好玩的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物。到了四十年代以萧红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也开始倾心于儿童视角,萧红的《呼兰河传》,萧乾的《篱下》,凌叔华的《凤凰》《小英》等等都是儿童视角的作品。当代作家王朔在沉寂七年后推出的一部小说《看上去很美》也是采用一位幼儿园小朋友方枪枪的视角叙事,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审美感受,我们熟视无睹的事件经过孩子的眼光折射,顿时有了一种新奇的效果。小说中有一段写方枪枪半夜从保育院的小床上爬出来玩,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我只有不停地跑,才是安全的,能够把这庞然大物扯开一道口子……每当我以为安全了,想歇下来喘口气,它就像乌云在我眼前迅速聚集起来。我怕得哭了,再也没劲跑了,走着唠叨:你干嘛呀,你老跟着我干嘛呀。想同它讲和。它永远一声不响,一步不落地跟着我。我边走边回头,想看清它的模样,到底是

谁。可它的脸太大了,走一路也看不全。”<sup>⑩</sup>这段引文采用了懵懂无知、对外界事物尚缺乏正确判断的孩子的视角。文中提及的“庞然大物”其实是小主人公方枪枪的影子,然而叙事者并没有明白交待,而是通过方枪枪的视角,写尽孩子遇到陌生事物的恐惧心理。所谓“艺术的目的是为使人感受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正是如此,大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影子经过儿童方枪枪的视角一放大,立即化为新奇的审美之物,仿佛一缕光线照亮读者已经迟钝和麻木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读者因而在渐进的阅读和体验过程中获得了一种鲜活的审美感受。方枪枪这一儿童视角的采用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极富童真情趣的画面,令读者耳目一新,回到了面对世界的原初体验。《金苹果》的“六月演奏会”中,尤多拉·韦尔蒂突破了传统的全知成人视角模式,以麦克莱恩家被废弃的房子为中心,让两名儿童来讲述发生的故事。读者透过洛克和凯西的内聚焦视角逐步了解本故事的两位女主人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以及她们之间的恩怨纠葛。韦尔蒂将情感投射到两个儿童身上,由他们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万物,以一种已经荒疏和陌生了的儿童感受去铺写成人世界里的真实生活。透过这样不谙世事的儿童眼光,男权压制下女性追求自我意识和寻求身份认同的失败被儿童不经意间揭示出来。

小说中儿童叙述者承担的第一人称叙事或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功能,使儿童视角突破了自身的局限直接参与了对传统的全知视角的叙事革命,并以对自然、生命个体的原初本能的表达,补充了成人视角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的偏颇,拓展了文学的技巧空间。托多罗夫曾说:“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sup>⑪</sup>“利用儿童视角将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经过艺术处理,或放大或变形,由审美的自在之物转变成审美对象,唤回了人们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事物,归真返朴,回到人面对世界的原初感受。”<sup>⑫</sup>

## 三、死人视角

对这一视角的体验我们从邦巴尔的《穿裹尸衣的女人》开始,作品的主人公是位已逝的、身卧灵床的女人。整部小说以死者的视角、心绪为核心展开叙述,她游移的思绪中回映出的生活轨迹和活跃、激荡的情感充溢着整个作品。首先,由于采用这个独特的视角,整个作品均以无声的思绪和内心言语构成,与这一视角相融合,作者在作品结构上也特意安排“一对一”的场面与死人视角相结合,一方面让具有丰沛情感的死者心灵和一个与其往日生活息息相关的生者相逢,这种生与死之间无声的交流和万端感慨充盈着这个阴阳相隔的瞬间,将限制性视角与内聚焦相结合,既可以贴近读者,又能呈现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和隐秘复杂的内心生活。另一方面,作者因着死者可以具有寻常又可以不寻常的思维和感触之线进行充分的选择:可以自然地略去对整个故事和事件的完整的、常规化的描述,并有可能尽展才思,选择于繁简、轻重、善恶

之间。其次,以死者为核心的独特视角,使作品在内容与格调上具有跳跃感、神秘性与独特的诗一般的韵味。整个小说基本上用限制性视角来讲述故事,但是这个视角又因为主人公已逝,而显得更为细腻、饱满。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可以利用死者视角来延展内容。作品中作者反复使用了一些过渡性语言构成的段落。如:

“走吧,我们走吧……

去哪里?

我们走吧。”

这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引导着她踏上死亡之途。而与每个人一一对应的回忆又让死者沉溺于澎湃的情感中。因此,由死人视角所带来的生死的游移,现实与情感的冲突就再生动不过了。

其实,方方在《风景》中也选择了这样一个超验视点——叙事主人公“我”,是一个出生十六日就夭折的婴儿。而小说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通过“我”这个死者的眼光加以审视和铺陈。文本写道:“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彼此间争斗……”这与采用全知全能的视点有何不同呢?由第一人叙述,由限制性视角观看,又因为死者的魔幻色彩,就结合了非聚焦的全知全能,难怪有研究者认为:“这个视点制定了叙述者同各人物的双重关系:他一方面同这些人物保持了亲密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必介入他们之间严酷的生存竞争。这使叙述者能够同时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察觉平庸,体验平庸,评论平庸。因此,人们无宁认可,这个例子再度证实了叙事层面功不可没。”<sup>④</sup>这种超现实和非自然的视角切入在中国也并非方方仅有,刘树纲在《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中,也采用了这种超现实和非自然的视角切入。

死人视角小说中的“我”早已脱离了生死攸关,高高坐在尘世的云端,俯瞰着脚下的世界,芸芸众生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一言一语,一思一叹都尽在眼底。死者的灵魂不仅承载着叙述人可以从任何位置观察感知被叙述的对象的非聚焦而且承载了限制性的内聚焦,可以超越时空,衔接过去,推测未来。死者的目光又可以洞察现实,亲历此刻。这样的完美衔接再结合了魔幻的色彩,给小说增添了别样风味。

#### 四、非人类视角

前面讲到的三种视角都可以归为人的视角,随着作者们的不断创新,现在涌现了形形色色的非人类视角。笔者所说的非人类视角大致上包括了动物视角、非生命视角。以动物视角讲述故事的小说作品层出不穷。托尔斯泰在《霍尔斯托密尔》中就以一匹马为叙事者用动物的无是无非的眼光无声地披露了人类社会的自私和贪婪;杰克·伦敦在《野性的呼唤》中也用一只名为巴克的狗的视角来表达他的生存原则;西西在《芭蕉扇》中的叙述者恰恰也是个貌不惊人的小动物: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的侍从——猫,这猫不仅可以窥得动物界(包括妖界)发生的事情的真伪,同时作为对照,她还可以比较动物与人类以及所谓神仙等的区别,通过隐喻和

反讽揭露人的本质和卑微等。余华《生死疲劳》中描述 50 年风雨竟是借了一头驴、一头猪和一条狗的眼光、性格与立场去展开的:当畜生的言谈被一本正经地作为正常的叙述去记录的时候,一种特别的效果就产生了。动物的可爱之处是本能操控,性态直率,顽皮狡黠,暴露无遗。所以,一头黑驴的闹腾、叫春、踢死野狼,一头牛的野性勃发大闹集市,一头猪的狡猾、奔月、成为沙洲上一群野狼的首领,一条狗的追踪和忠诚,它们牵引了故事的发展,目睹了这个本身就有些荒诞的年月的一些所谓重大事件,甚至间接亲历和引导了这些所谓的重大事件。这本身就荒诞重重。动物的荒谬视角,因它可以无所不至,观察刁钻,又超过了“我”之人类视角的常态,一个独特的叙事视角能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比如“反腐”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狗眼看人》一文却写出了新意,关键便是作者选择了动物视角。作品的主角——一只狗,它是局长和局长夫人的宠物。作者从狗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因此一切都具有荒诞的效果。狗学会了根据主人的脸色来判断客人的身份。主人笑脸相待的,它便亲昵地去蹭客人的裤腿;主人冷言冷语的,它便呼呼大睡不予理睬。只是它喜欢后一类客人,因为主人经常把他们拎来的食品赏给它吃。它不喜欢前一类客人,他们送来的是没用的红纸包,但它看到局长夫人数着花花绿绿的纸,眉开眼笑,它怎么也想不明白。从狗的视角来看人,将局长夫妇的丑陋面目刻画得淋漓尽致。夏目漱石在《我是猫》一书中,用猫的目光审视人的世界:以演说的姿态开篇“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故事以第一人叙述的口吻讲述作者借猫之眼观社会与人生,充满离奇的想象;借猫之口发泄愤懑和忧郁,并不乏真知灼见。其中抨击社会的一段尤为精彩:“……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疯人们聚在一起,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才创造了疯人院,把那些人送了进去,不叫他们再见天日。如此说来,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说不定当疯人孤立时,到处都把他们看成疯子;但是,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有了力量之后,便成为健全的人了……”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长篇小说《断头台》中不少篇幅以母狼的视角来看人类的种种行为:酗酒、贩毒、偷猎、毁坏草原等等,这些为动物所不齿的野蛮行径人类却如此热衷。在阿夫季死的时候,作者在用人的视角描写之后,又用母狼的视角再次描写,从而表达出这个被狼两次放生的人却死在同类手中的更深的含义。除此之外,很多先锋派小说甚至还借用人的身体器官、非生命的物质作为视角来讲述故事。

非人类视角在小说中的运用明显地增强了小说的荒诞色彩,并且通常是与人类视角相对比存在的,这也就更能营造小说反讽的风格。这类视角往往都是运用第一人叙述限制视角来写,内聚焦的使用使得此类作品显得更是细腻和真实。

在热奈特将视点分为“叙述者>人物”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叙事;“叙述者=人物”的“有限视野”叙事和“叙述者<人物”的外视角叙事之后,人们最初往往就局限在每个叙事视角的范围中,后来

开始追求叙事视角的陌生化,开始了叙事视角的转换和超越。而本文提到的几种独特叙事视角,不把这三种视角从严格意义上分开,不局限于全知、限制视角的使用,而是达到这些视角的自然融合。视角的多元化使得故事可以更生动真实,也能更大程度地扩展、加深故事的内涵,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审美价值。这些独特的视角就像电影的镜头,将读者领入与众不同的审美境界。小说的魅力也在这种独特性中得到了更好的开发。

#### [注 释]

- ①(英)珀西·卢伯克. 小说美学经典三种·小说技巧[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80.  
 ②(美)华莱士·马丁,伍晓明译. 当代叙事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③(法)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译. 叙事话语[M]. 中国社

- 会科学出版社,1990.129.  
 ④(以色列)里蒙·凯南. 叙事虚构作品[M]. 三联书店,1989.  
 ⑤⑥⑦(美)福克纳,李文俊译. 喧哗与骚动[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37,33.  
 ⑧严家炎. 颁奖辞[M]. 成都商报,2001-10-15.  
 ⑨王朔. 看上去很美[M]. 华艺出版社,1999.21-22.  
 ⑩张寅德编选. 叙述学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  
 ⑪胡经之,王岳川. 文艺美学方法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65.  
 ⑫南帆. 文学的纬度[M]. 上海三联书店,1998.200.

(责任编辑:朱德东)

## Special charm in eyes

### —On special narrative visual angle in novels

ZHONG 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he multiple choices of narrative visual angle are one of symbols of independent quality of modern novels. If the narrative visual angle is regarded as meaningful narrative strategy, four kinds of special narrative visual angle can be summarized such as visual angle of fools, visual angle of children, visual angle of deaders, and visual angle of non-human-being, and these special four kinds of different narrative visual angles have different charms and meanings.

**Keywords:** visual angle of fools; visual angle of children; visual angle of deaders; visual angle of non-human-being